

宫部美雪

龙眠

龙眠

〔日〕宫部美雪 著
王蕴洁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龙眠/[日]宫部美雪著;王蕴洁译.-2版.-

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2011.6

ISBN 978-7-5442-4982-9

I. ①龙… II. ①宫…②王… III. ①推理小说-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04412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30-2006-267

RYU WA NEMURU by MIYABE Miyuki

Copyright © 1991 MIYABE Miyuki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uppan geijyutsusya Co., Ltd.
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OSAWA OFFICE,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龙眠

[日] 宫部美雪 著

王蕴洁 译

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

特邀编辑 杜益萍

装帧设计 蔡阳阳
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印张 19.5

字数 200千

版次 2008年5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2版

印次 2011年6月第2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42-4982-9

定价 28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这种能力完全被埋没了。

否则，很难想象在茫茫大海中露出的冰山一角竟然可以隐藏几个世纪。

——大卫·康格雷夫斯：《被揭露的影子》

这是一场决斗的记录。

必须事先声明，我从头到尾只是旁观者，并不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。故事的主人公是两个少年——两个即将迈入青年期的少年。

我和其中一个十分熟识。对于另一位，则是在他离开人世之后，对他了解到足以允许自己说出这个故事的程度。如果我能早些了解他，或许，就有机会阻止目前所发生的遗憾。当然，我很清楚，现在说这些只是事后诸葛。

我之所以会讲这个故事，是因为除了痛苦地自我辩护，说出他们对我的付出，他们出色地完成的壮举之外，找不到其他方式来表达对他们的感谢。

所以，这个故事是为他们而写，同时也是为了让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在某个地方听到这个故事的人，发现自己的内心原来也沉睡着和他们相同的力量。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遭遇.....	001
第二章 涟漪.....	063
第三章 过去.....	111
第四章 预兆.....	161
第五章 暗场.....	191
第六章 事件.....	249
终 章.....	295

遭遇

[illegible]

1

我们首次相遇，是在九月二十三日晚上十点半左右。他蹲在佐仓工业社区附近的地上，自行车倒在路边。

我之所以像事先安排好不在场证明的犯罪者一样，明确记得时间和地点，是因为那天晚上的那个时间正好有强烈台风逼近关东地区。我打开车上的收音机，听着每隔三十分钟播报一次的新闻报道。天气预报常离谱得让人不敢恭维，台风警报却准得让人有点恼。

正如所预报的，从下午七点左右，西风渐渐强劲，暴风雨也逐渐增强。即使开着车前灯，能见度也只是一米左右。天空下着倾盆大雨，当车轮碾过路上的水洼时，溅起的水花比小喷泉更壮观。水花溅到挡风玻璃上，便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我心想是不是该找个安全的地方，先远离暴风中心再说。

就在这时，我看到了他。

如果我不是把车速放慢到比走路还慢，我和他就会以最糟糕的方式遇上了。我一定会碾过他，然后，下巴打着颤到处找急诊医院。在狂风暴雨中开车已经够呛了，谁会想到竟有人骑着自行车在雨中穿梭。所以，当我看到车前灯前方隐约出现的人影时，还以为是郊区路上经常见到的、

印着警察人形的警示牌。

但是这个人影朝车子挥着手。警方不可能在路边放一个装了电池的活动假警察，他们没那么多预算。所以我立刻知道是活生生的人。他穿着薄薄的塑料雨衣，帽子被风吹开了，袖子和衣服下摆也被吹得直抖。他的头发被雨淋得粘在头皮上，在大雨之中，他的脸皱成一团，眼睛也眯成一条缝，看起来就像用丝袜套着头的劫匪。我好不容易才分辨出他是个男的，而且不是老年人。

他原本蹲在马路的左侧，当我靠近他停下车时，他急忙绕过来，将脸贴近驾驶座旁的窗户。我打开窗户，风夹着雨打在我的脸上，我也不得不把脸皱成一团。

“你在这里干吗？”当时，我并没有斥责他，为了压过巨大的风声，我大吼着问他。

“我的车子爆胎了！”他也大吼着，胡乱指着自行车倒下的方向。“我没法骑了。对不起，可不可以载我到修车的地方？”

“先上车吧。”

我大声叫着。只见他向前弯着身体，顶着风，走向自行车的方向，滑了好几次，终于扶起自行车，向我走来。当他踏过水洼时，自行车的前轮下沉了十厘米左右，车轮每转一下，就泛起一阵水波，我心里有点恼怒。或许，我和这个搭便车的一样，都太小看这场台风和暴雨了。

“请你等一下。这辆自行车可以折叠，我把它放在后备箱里。”

“别管自行车了！”

“那不是很可惜……”

“改天再拿不就好了？”

“万一被风刮走了怎么办？”

我提高音量：“横放在地上就不会被刮走了。快点上车！你再磨磨蹭蹭，我就丢下你不管！”

老实说，在这种地方停太久，车子很可能无法发动。我的车子不是新车，性能也不佳，况且它还有一个很讨厌的毛病——常常在紧要关头罢工。我和这辆车就像刑警和线民一样，虽然彼此毫无信赖可言，但在暂时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之前，只能维持目前这种互相利用的关系。

“快点！快点！”我催促他。

他总算找到一个满意的位置，将自行车横放下来，然后跑回车旁。他使尽力气，却仍然打不开副驾驶的门。我以为是因为他的手被雨淋湿而打滑，于是伸手帮他开门，一开才知道原来门被强风顶住了，很难打开。

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暴风雨，简直是前所未见。我开始后悔没把那句“三十年来最大的台风”当回事。

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开门，一看到他身体钻了进来，我赶紧拉住他的雨衣把他拖了进来。

“小心别夹到脚！”我大声吼着，随即听到车门被风重重地撞上。我真担心自己的车门会像喜剧电影里常出现的那样，在关上的同时，整扇门也掉了下来。

“呀！”他大声地叹息，“太可怕了。”

我发动车子，车轮空转了几次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。当车子好不容易向前冲了一下，慢慢移动时，我不禁松了一口气。

“怎么有这种鬼天气！”

他浑身都滴着水，连耳垂、鼻头下也滴着水。他用手背在脸上抹了一圈，甩掉水滴后，才正视着我。

“谢谢你帮忙。”

这时，我才发现自己载的是一个孩子。我握着方向盘，点了点头，根本没有正眼看他。

“你胆子也太大了，这种天气还敢骑自行车出门。你住这附近吗？”

“不，我住东京。”

我傻眼了，“你骑自行车来的？”

“对啊。”

“没去上课？”

“现在是假期，明天也放假。”

听他这么一说，我才想起来。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很少注意日历，完全把放假的事抛在脑后。

“从东京骑到千叶这一带，对我来说太小意思了。有好几次我骑得更

远。每次我很随性地就出门了，从不事先订旅馆，反正露天睡也没关系，或者随便找个便宜的地方凑合一晚。今天晚上，要不是爆胎，我一定会推着自行车，找到可以躲雨的地方。”

他的语气很平静，似乎没有被风雨吓到。

“这还是很轻率啊，不是早就发布台风警报了吗？”

他根本不理睬我的责备。“叔叔，你自己还不是一样？”

无论男女，只要一超过二十五岁，被叫了“叔叔”、“阿姨”总是无奈。但在三十五岁之前，至少还有怒目相向的权利，所以我沉下了脸。

“啊，对不起。”少年笑着，“‘叔叔’的范围太大了。呃……请问贵姓？”

他抓了抓淋得湿透的头说：“对了，我应该先报上自己的姓名，否则太失礼了。我叫……”

他转头看着后方，仿佛他的名字也和自行车一起留在路边了。我很善解人意地说：“不想说也没关系，我又不是少年队的辅导老师。”

“不，不是的。我叫稻村慎司，稻村珍的稻村，慎重的慎，司仪的司。”

“你还在读高中吗？”

“对。一年级。请问我们现在是往哪个方向？”

“如果我没有搞错方向，应该是开往东关东汽车专用道。”

出了佐仓大道往南走一段路，应该有一个交流道。

打在挡风玻璃上的雨丝毫没有缓和的样子，雨刷徒然来回摆动，根本没什么用。如果前方没有出现两个并排的灯光，也就只能相信对面没有来车，继续往前开。

“你要去东京吗？”

“对啊。”

“这种天气……你一定是有急事吧？”

“嗯……”

事实上我并没有什么急事得在这种鬼天气里赶回去。我大可以在老家等到台风过境，更何况我这辆老爷车的性能根本靠不住。可我实在太生气了，非立刻出门不可，于是称说还有工作要赶，得急着回去。

稻村慎司露出一丝忐忑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才意识到他的不安并非只是因为眼前的强风把车体吹得东摇西晃。

这也难怪，我在这样的夜晚载着一个骑自行车旅行的少年，虽然有点错愕，但还不至于失去从容镇定；然而对这个少年来说，在这种天气搭上一个开着自用小轿车的男人的车，当然想要了解司机到底是何方神圣。我有义务明白地告诉他。

“我的后备箱没有放尸体或是毒品。”我笑着说道，但双眼仍然直视前方，“我不是什么可疑的人物，你打开仪表板下面的抽屉看一下，里面有我的驾照和名片。”

这比自我介绍实际多了。慎司很听话地照做，在昏暗的车内找到了我的名片。

“高坂昭吾，”他念了出来，“噢……原来你是杂志社的记者先生。”

“不用加什么先生啦。”

慎司很率真，我可以明显感到他松了一口气。

“你是要赶回去工作，还是刚采访完？”

“我是因为私事来这里。而且，老实说我根本没有必要非得今晚赶回去不可，出门的时候，只是想开到哪儿算哪儿。”

我说的是实话。

慎司又看了一眼我的名片，“我知道《亚罗》。”

“哦。应该是在车站的便利商店和书店看到的吧。”

《亚罗》是一本发行量差强人意的周刊杂志，总共四十多名记者，包括特约的。虽然表面上是一家独立经营的公司，但其实是某家全国性大报的累赘，被报社踢出来的、失去地位的记者统统塞进《亚罗》。

我也是其中之一。调职到这家杂志社已经三年，切身体会到了“派赴”这个字眼在词典里所没有的含义。

“不是只有看到而已，我看过这本杂志，不过只是偶尔翻一翻。因为我们店里有这本杂志。”

“店里？”

“对，我家开咖啡厅。我爸——他每个星期都会买《亚罗》。”

“承蒙厚爱。”

行车速度虽然缓慢，但的确前进着。转了几个弯后，我在稍微宽一点的路上停车，确认一下位置，发现还要再往南开一点。

“其实这一带并不是那么乡下，但晚上还真是一片漆黑。”

“可能和天气有关。”

“高坂先生，你是从哪儿过来的？”

“船户。”

“哦？那不就在霞浦附近吗？”

“你还真清楚。”

“我去过。但如果从那里回东京，应该走成田道才对啊。”

“平时我都走那里，今天因为车祸，道路被封锁了。在上座附近，有一辆卡车上的东西掉落了，造成后面好几辆车追尾。”

“哇！”慎司叫了起来，接着突然笑了起来，“我知道了，高坂先生，你一定是在遇到我的地方迷路了，对不对？”

我苦笑着说：“被你说中了。”

这时不知道轮胎压到了什么东西，车子高高地弹了一下，好像有东西从座位下方顶上来，我们的身体也跟着弹了一下。

“噢，不好意思！不好意思！”

“是不是压到什么东西了？”慎司立刻问我。

“不会吧。应该是树枝什么的。”

我虽然这么搪塞，但心里感觉也不怎么好。车子仍然缓慢前进，我慢慢踩了刹车。车体滑行了一段距离后，终于停下来。

老实说，如果只有我一个人，一定连看都懒得看就直接开走了。但因为慎司坐在旁边，我的理智——不，应该说是身为大人的虚荣让我决定停车观察一下。

我用力推开驾驶座旁的车门，大雨顿时迎面打来。我探出身体向后看，却什么也看不到。四周伸手不见五指，在漆黑中零零星星的微弱光点，应该是附近居民家中的灯光和街灯。

“看到什么了吗？”

“完全看不到。”

问题仍然没有解决。无奈，只能下车查看了。但我一看脚下，立刻

被吓到了。马路正中央竟然出现了急流，雨水像小河一样湍流着。

我抬起头，环顾四周。斜前方有一条小径，在车前灯的照射下，可以清楚看到雨猛烈地敲打着小径的路面。虽然那里也有雨水流动，却没有我脚下的那么声势浩大。

“咦，奇怪了，”我转头看着慎司，“你打开那里的门，看一下地上好吗？但是不要下车，看一下就行。”

慎司照我的指示做了，他眨了眨眼睛，甩掉雨水后，抬起了头，“真可怕，像小河一样。好像不太对劲，你听！”

他竖起食指，好像指着某种看不到的东西似的。

“是不是可以听到‘哗——’的声音？”

我又把身体探出门外，看着路面，的确可以听到慎司说的那种声音。虽然不是很大，但绝不是风的声音。

“那里应该有手电筒，你拿给我好吗？”

我对慎司说完，便脱下上衣和鞋子。

“你要下车查看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要不要雨伞？”

“打伞反而更危险。”

“说得也对。”

我左手拿着手电筒，右手用力抓着车门，轻轻地将脚跨上路。水冷得出奇，淹没了脚趾和脚踝。我立马挽起裤管。

“小心。”慎司已经坐在驾驶座上，他拉着我裤腰上的皮带，直到我在地面上站稳了。

“没关系，你可以放手了。”

我小心翼翼地用右手扶着车子，贴着车体前进。我还真不知道积满雨水的路面竟然如此寸步难行。

但这里的情况也太严重了。如果是填海造镇的地方，还情有可原。

然后，我终于看到了，看到了反射手电筒灯光的物体——是金属，一块很大的金属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慎司大声问我。我还搞不清我看到的到底是什么，于是摆动手上的手电筒。

“看到什么了吗？”

当我来到车尾时，“哗——”的声音更明显了。我抓着后备箱，大声回答：“我知道了！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是井盖。盖子被打开了！”

我毛骨悚然地远远看着。井盖被挪开了，路上露出一个半月形的洞。即使在强风下，仍然可以听到雨水流入下水道的声音。我的车子刚刚应该是轧过了这个盖子才弹了起来。

我走到旁边，仍然没有勇气看下水道。万一不慎滑倒了，一定会掉进下水道。这么大的雨，流入下水道的水也相当可观。要是掉下去，铁定小命不保。

既然已经淋湿了，我干脆抬头看着天空。云飞快地由西向东移动。大气的能量可以如此轻易地推动饱含雨水的厚重云层，想必一时也不会放晴。

即使早上雨停了，流入下水道的水量也不会在短时间内减少。井盖就这么放在一旁，实在太危险了。

我用手电筒照着四周，这时一阵强风吹来，我立刻缩起脖子，接着我瞄到一个白白的东西。

我迅速转过头去，用一只手遮着脸，挡住雨水，四处寻找着。然后，我再度看到某个东西飘了起来。

是雨伞。

是儿童用的黄色雨伞，就是小学生上学时人手一把的雨伞。雨伞张开，一路打着滚，被风吹到了路旁的草丛里。

雨伞的主人呢？

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我绕着车子走了一圈，用手电筒四处照着，大喊：“有人吗？”没有人回答，只有草丛里的雨伞好像在嘲笑我似的飘来飘去。

“高坂先生，”慎司从驾驶座上探出身子，“有人从对面走过来了。”

一个成年男子微弓着身体，冒着风雨从车头方向走来。他穿着一件比慎司的雨衣看起来高级多了的防水外套，用雨帽包着头，脚上蹬着一双长筒雨鞋，手上还拿了一个大手电筒。虽然他走过来只不过短短的一两分钟而已，但我却觉得好漫长。

他弓着高大的身躯，欠了欠身，向我打招呼。

“对不起，请问你有没有在附近看到一个小孩子？是个小男生，个子差不多这么高……”他在自己的腰部附近比划着，“穿黄色雨衣，打一把黄色的雨伞。”

我愣了几秒钟。那一刹那，风声和雨声都从我的耳边消失了，我只听到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。

慎司纳闷地看着我。

男人看看我，又看了看慎司。

虽然我满脸是水，却觉得口干舌燥。过了好一阵子，我才问他：“是你的孩子吗？”

男人用力地点了点头，“对，没错……”

他没有继续往下说。我顺着男人的视线，下意识地转过头去，发现那把伞已经滚到了马路上。

男人的下巴突然垂了下来，拿着手电筒的手也无力地垂在身体两旁。他呆了片刻，突然像被人从背后推了一把似的向前冲了出去。

我在千钧一发之际抓住了他，“危险！等一下。”

“什么危险？”

“这里有一个下水道口，盖子被打开了。”

男人停了几秒钟，终于理解这句话的意思，然后比刚才更用力地甩开我的手，朝着飘动的雨伞走去。这次我抓住了他的防水外套。我一走近这个张着嘴、一脸茫然的男人，便立刻大吼着问他：“那是你儿子的雨伞吗？”

男人没有回答，嘴里一直念着“大辅、大辅”，想必是他儿子的名字，我抓住男人的手摇晃着。

“那是你儿子的雨伞吗？”

男人慢慢转过头，对着我点了好几次头：“应该……是吧。”